

《资治通鉴》 治世名言

○ 杨 琦 编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01 号

资治通鉴

治世铭言

杨琦 编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.75 印张 3 插页 212 千字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24-02883-5/D·365

定 价:11.50 元

前 言

在我国古代浩瀚的历史名著中，《资治通鉴》以其内容之丰富详实，录事之求实考信，思想之博大精深而蜚声古今文坛。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，宋仁宗时中进士甲科，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因进《通志》八卷而得英宗赏识，受命再编《历代君臣事迹》。《历代君臣事迹》上起周威烈王，下终五代周世宗，以编年体通史形式，记述了历代王朝之兴衰得失，神宗即位，以其书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，赐名为《资治通鉴》。

《资治通鉴》成书 294 卷，共 300 余万字。在这部历史巨著中，司马光并未拘泥于一般史书所限，他主要着眼于为政得失之道，通古今之变，集兴邦之略、匡君之言、为臣之道、善俗之规于一体；融语言之艺术性、生动性，思想之哲理性、深刻性于一身。以史为镜，借鉴前人得失，警戒于后世，故其传之于今，仍堪考镜。《资治通鉴》问世迄今已有 900 余年，刊刻出版 70 余次，足见其影响之深远、受人之喜爱。一代伟人毛泽东，读此书一十七遍，并屡屡向各级领导干部推荐，从中不难看出其用心之良苦。

为了帮助人们了解、掌握《资治通鉴》之思想精华，本人

选编了这本《资治通鉴治世铭言》。由于时间仓促，虽尽力而为，仍觉有许多缺憾，疏漏乃至错误在所难免，希望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建议。

编 者

1992年7月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| 一 | 王者治心治身，乃治家国 |
| 20 | 二 | 国宝在德不在险 |
| 34 | 三 | 立国之本在乎得众，得众之要在乎见情 |
| 43 | 四 | 人君之德，莫大于至明 |
| 48 | 五 | 以人为镜，可以知得失 |
| 63 | 六 | 见君之失道力诋其过，可称为直士而不可当
作忠臣 |
| 74 | 七 | 震之以威，压之以重，虽有尧、舜之智，孟
贲之勇，岂有不摧折者哉 |
| 85 | 八 | 得人才者得天下，失人才者失天下 |
| 100 | 九 | 明主劳于求人而逸于任人 |
| 109 | 十 | 才为德之资，德为才之帅 |
| 123 | 十一 | 君子用人如器，各取所长 |
| 135 | 十二 | 用人无亲疏、新故之别，唯以贤能、不肖
之为察 |

- 142 十三 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，知人之道圣贤所难
- 166 十四 人为邦之本，财为人之心
- 173 十五 非信无以使民，非民无以守国
- 194 十六 威之以法，法行则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
则知荣。荣恩并济，为治之要
- 203 十七 自古帝王，莫不得之于艰难，失之于安逸，
守成难矣
- 207 十八 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，不可不慎
- 213 十九 君莫不好忠正而恶谗谀，然而历世之患莫
不以忠正得罪，谗谀蒙幸者，盖听忠难，从
谀易
- 226 二十 人之慕名如水趋下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
- 233 二十一 国之兴亡，在冢嗣之善恶；冢嗣之善恶，
在教谕之得失
- 237 二十二 日中则移，月满则亏，进退赢缩，与时
变化

一 王者治心治身，乃治家国

王者治心治身，乃治家国。今陛下尚未能去饥嗔、饱喜，何论太平！

《资治通鉴》第二百八十三卷 后晋齐王天福八年（943）。

【说明】 南唐主询问道士王栖霞：“何道可致太平？”王道士答曰：“王者先要治心治身，然后才能治好国家。今陛下尚未消除‘饥了嗔怪，饱了高兴’的性情，哪里谈得上天下太平！”宋皇后在帘后称叹他的话，以为是至理明言。

时有献千里马者。帝曰：“鸾旗在前，属车在后，吉行日五十里，师行三十里；朕乘千里马，独先安之？”于是还其马，与道里费；而下诏曰：“朕不受献也。其令四方毋求来献。”

《资治通鉴》第十三卷 汉文帝前元年（前179）。

【说明】 时常有人向汉文帝进献千里马。文帝说：“每当天子出行，前有鸾旗为先导，后有属车做护卫，因吉事出行，日行五十里，率军出行，日行三十里；朕乘千里马，能先单独奔到何处呢？”于是还其马，并给其旅途费用；接着下诏：“朕不

接受贡献之物。全国不必前来进献。”

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靡不有死；死者，天地之理，万物之自然，奚可甚哀！当今之世，咸嘉生而恶死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生，吾甚不取。且朕既不德，无以佐百姓；今崩，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，哀人父子，伤长老之志，损其饮食，绝鬼神之祭祀，以重吾不德，谓天下何！

《资治通鉴》第十五卷 汉文帝后七年（前157）。

【说明】 六月初一，文帝在未央宫驾崩，留下遗诏曰：“朕闻之，天下万物只要有生命，没有不死的；死是天地之间之常理，万物消长之自然，有何可悲哀！当今之世，人们都乐于生而厌恶死，追求厚葬不惜倾家荡产，服丧尽孝不惜损害健康，朕不赞成。况且，朕无什么德行，未给百姓带来什么好处；今崩，如再让臣民为朕长时间服丧，遭受寒冬酷暑之磨难，使天下父子悲伤，老人流涕，减其饮食，停止对鬼神之祭祀，此正加重朕之失德，让朕怎对得起天下之人！朕有幸获拱卫宗庙之权，以渺渺之身称尊于天下诸侯王之上，已二十年有余。赖天之灵，社稷之福，境内安宁，没有战争。朕确实不聪敏，常惧有过失而使先帝留下之美德蒙受耻辱，惧年久日长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。今乃幸以天年供养于高庙，哪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？”六月初七，文帝灵柩被安葬在霸陵。

文帝在位历时二十三年，宫室殿堂、园林建筑、车骑仪仗、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；有对百姓不便之禁令条例，即行废止造福于民。文帝曾想修一露台，召来工匠计算，需黄金百斤。文

帝曰：“百金，中人十家之产也。吾居先帝宫室，常恐其蒙受耻辱，为何要修露台呢！”文帝穿粗丝衣装，所宠爱的慎夫人，衣不曳地，帷帐无文绣，以示敦朴，为天下人做表率。修建霸陵，皆为瓦器，不准装饰金、银、锡等贵重金属，利用山体自然地貌，不另修高大的坟堆。吴王刘濞诈病不朝，文帝反赐之手杖。群臣之中，袁盎等谏说虽言辞尖锐，文帝总是宽容并采纳其意见。张武等受贿金钱，事情败露后，文帝反而赐之钱财，以触动其羞耻之心；文帝全力以德政感化和熏陶百姓。所以，文帝在位时，国家安宁，百姓富裕，后来的君王很少能做到这一点。

广为人廉，得赏赐辄分其麾下，饮食与士共之，为二千石四十余年，家无余财。猿臂，善射，度不中不发。将兵，乏绝之处见水，士卒不尽饮，广不近水，士卒不尽食，广不尝食；士以此爱乐为用。及死，一军皆哭；百姓闻之，知与不知，无老壮皆为垂涕。

《资治通鉴》第十九卷 汉武帝元狩四年（前119）。

【说明】 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攻击匈奴。郎中令李广屡次请求随军出征，汉武帝认为他年事已高，不准所请；良久，乃许之，并任命其为前将军。卫青出塞后，命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合兵，由东路进军。李广要求仍任先锋，遭卫青拒绝，李广恼怒而去。卫青率大军出塞一千余里后，与匈奴主力相遇，两军激烈搏杀，双方损失大体相当。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食其率领的东路军因无向导，在沙漠中迷路，未能赶上汉军与匈奴之战。至卫青率部班师，才在沙漠南部遇李、赵二位将军。卫青派长史责问迷路原因，并

命李广之幕僚对簿。广曰：“诸校尉无罪，乃我自己迷路，吾今自向大将军请罪。”又谓其部下曰：“我从少年时起，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，今幸有机会跟大将军与单于作战，而大将军却将我调到东路，道路本来就远，又迷失方向，岂不是天意吗！且广年六十余矣，终不能再而对那些刀笔之吏！”遂引刀自刭。李广为人清廉，所得赏赐全分给部下，与士卒同吃一锅饭，作了四十多年二千石官，家中无余财。他生就一双灵巧有力的双臂，擅长射箭，无必中把握从不发弓。行军打仗，如给养困难，发现水源时士卒不尽饮，李广一滴不沾；士卒不尽食，李广一口不食。因此，其部下都乐于受他驱策。李广死后，全军上下无不痛哭失声；百姓闻之，无论与李广认识与否，无论老壮，皆为之垂涕。

夫物速成则疾亡，晚就而善终，朝华之草，夕而零落，松柏之茂，隆寒不衰，是以君子戒以阙党也。夫能屈以为伸，让以为得，弱以为强，鲜不遂矣。夫毁誉者，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也。孔子曰：“吾之于人，谁毁谁誉。”以圣人之德犹尚如此，况庸庸之徒而轻毁誉哉！人或毁己，当退而求之于身。若己有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当矣；若己无可毁之行，则彼言妄矣。当则无怨于彼，妄则无害于身，又何反报焉！谚曰：“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修”，斯言信矣。

· 《资治通鉴》第七十三卷 魏明帝青龙四年（236）。

【说明】 魏明帝诏命三公九卿每人推举德才兼备者一人，司马懿推荐之人兖州刺史王昶应选。王昶为人恭谨忠厚，他给

侄子起名王默、王沈，给儿子起名王浑、王深，并写信告诫之曰：“吾以四字为名，是想使你们顾名思义，不敢违犯。事物速成则疾亡，晚成必有好结果；早晨华美之草，夕而凋零，松柏之茂盛，隆冬而不衰，所以君子都以阙党为戒。如能把屈看作为伸，把让看作为得，把柔看作为刚，就很少不能成功了。毁谤和赞誉，是灾祸和福分之契机，也是喜爱和厌恶之根源。孔子曰：‘吾之于人，不毁不誉。’凭圣人之德犹尚如此，况平庸之辈怎可轻易毁谤和赞誉呢？人或许会受到毁谤，应当退而自责。若自己有可毁之行，则人言对矣；若自己无可毁之行，则人言妄矣。言之有理就不要怨恨，言之虚妄也无害于身，又何必报复！谚语曰：‘救寒莫如厚皮袄，止谤莫如自修身’，此话可信。”

魏主为人，壮健骍勇，临城对阵，亲犯矢石，左右死伤相继，神色自若；由是将士畏服，咸尽死力。性俭率，服御饮膳，取给而已。君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“易云：‘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’又萧何云：‘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壮不丽，无以重威。’”帝曰：“古人有言：‘在德不在险。’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，岂在城也？今天下未平，方须民力，土功之事，朕所未为。萧何之对，非雅言也。”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，不可轻费。至于赏赐，皆死事勋绩之家，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。命将出师，指授节度，违之者多致负败。明于知人，或拔士于卒伍之中，唯其才用所长，不论本末。听察精敏，下无遁情，赏不违贱，罚不避贵，虽所甚爱之人，终无宽假。常曰：

“法者，朕与天下共之，何敢轻也。”

·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二十卷 宋文帝元嘉四年（427）。

【说明】北魏国主拓跋焘为人壮健勇敢，沉着稳重，临城对阵，亲冒矢石，身先士卒，左右相继死伤，他却神色自若，毫不畏惧。因此，将士对其无不畏惧钦佩，都愿尽力效死。拓跋焘生性节俭，衣服饮食够用就满足。文武百官请求加固京城及修缮皇宫，曰：“《诗经》云：‘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’萧何也曾说：‘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壮不丽，无以重威。’”拓跋焘却说：“古人有言，‘在德不在险。’赫连屈丐用蒸过的土建筑城墙，却被我所灭，岂在城墙坚固不坚固？今天下未平，正需民力，大兴土木之事，我不想去做。萧何之言，并不正确。”拓跋焘常把财物看做是军事的基础，不可轻易浪费。至于赏赐，也都赏给死难将士的遗属或有功之臣，皇亲国戚及显贵达官很少有人无缘无故得到赏赐。他选任将领出征，亲自指挥谋划，面授机宜，凡违之者大多失败。他知人善任，有时在士卒中选拔将领，唯其才用所长，不论出身。拓跋焘观察敏锐，部下没有什么隐情能逃出他的眼睛。他赏赐不论贫贱，惩罚不避权贵，即使是平时最宠爱之人，也绝不纵容包庇。他常说：“国法，我与天下臣民共有，怎敢轻视呢？”

上每视事，自称名，引贵臣同榻而坐。刘文静谏曰：“昔王导有言：‘若太阳俯同万物，使群生何以仰照！’今贵贱失位，非常久之道。”上曰：“昔汉光武与严子陵共寝，子陵加足于帝腹。今诸公皆名德旧齿，平生亲友，宿昔之欢，何可忘也。公勿以为嫌！”

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八十五卷 唐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。

【说明】 唐高祖每次上朝，自称名字，请贵臣们同榻而坐。刘文静劝谏曰：“过去王导曾言：‘若太阳俯身与万物等同，那么一切生物又怎么仰照它呢！’今贵贱失去秩序，这不是长久之道。”唐高祖答曰：“昔日汉光武帝与严子陵共寝，子陵把脚伸到光武帝的腹上。今诸臣皆德高望众的旧同僚，平生亲友，昔日欢洽，怎能忘怀。此事您不必嫌弃！”

君，源也；臣，流也；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，不可得矣。君自为诈，何以责臣下之直乎！

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九十二卷 唐太宗贞观元年（627）。

【说明】 有大臣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，唐太宗问：“谁是奸佞之人？”答曰：“臣身居草泽，地处卑微，不能洞悉其为人。愿陛下与群臣言，或详怒以试之，坚持己见，不屈压力，便是耿直忠臣；畏惧皇威，顺从旨意，便是奸佞之臣。”太宗曰：“君主，水之源头；大臣，水之支流。源头混浊而希冀支流清澈，是不可能的。君主自身做假猝诈，何以要求臣下耿直忠诚！朕刚刚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，看见前代帝王喜好以权谋小计对待臣下，常常可鄙可笑。卿策虽好，朕不采纳。”

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，事觉，上曰：“顺德果能有益国家，朕与之共有府库耳，何至贪冒如是乎！”犹惜其有功，不之罪，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。大理少卿胡演曰：“顺德枉法受财，罪不可赦，奈何复赐之绢？”上曰：“彼有人性，得绢之辱，甚于受刑；如不知

愧，一禽兽耳，杀之何益！”

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九十二卷 唐太宗贞观元年（627）。

【说明】 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馈赠，事发后，太宗曰：“长孙顺德如果能做有益于国家的事情，朕与之共享府库资财，为何如此贪婪呢？”太宗念其有功于大唐，没有治罪，反而在殿堂上赐其绢帛数十匹。大理寺少卿胡演说：“长孙顺德枉法受财，罪不可赦，为何还要赐其绢帛呢？”太宗曰：“如果他人有人性，得绢帛之羞辱，远甚于受到刑罚；如不知耻，则无异禽兽而已，杀之又有何用？”

上尝谓敬德曰：“人或言卿反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反是实！臣从陛下征伐四方，身经百战，今之存者，皆锋镝之余也。天下已定，乃更疑臣反乎！”因解衣投地，出其瘢痍。上为之流涕，曰：“卿复服，朕不疑卿，故语卿，何更恨邪！”

上又尝谓敬德曰：“朕欲以女妻卿，何如？”敬德叩头谢曰：“臣妻虽鄙陋，相与共贫贱久矣。臣虽不学，闻古人富不易妻，此非臣所愿也。”上乃止。

《资治通鉴》第一百九十五卷 唐太宗贞观十三年（639）。

【说明】 唐太宗曾对尉迟敬德说：“有人说你要谋反，为什么？”尉迟敬德答道：“臣反是实！臣跟从陛下征伐四方，身经百战，如今身上留下的皆刀剑痕。现在天下已定，乃怀疑臣谋反！”因而脱衣置地，露出身上疮疤。太宗为之流涕，曰：“卿穿上衣服，朕丝毫不怀疑你，所以才说给你听，何必恼怒呢？”

太宗还曾对尉迟敬德说：“朕欲将女儿许配于你，怎样？”尉

迟敬德叩头谢曰：“臣妻虽然鄙贱，但与我同甘共苦多年。臣虽才疏学浅，却听说古人富不易妻，这不是臣所愿意的。”太宗只好作罢。

夫人犹水也，壅之则为泉，疏之则为川，通塞随流，岂有常性！

《资治通鉴》第二百零六卷 则天后圣历元年（698）。

【说明】 朝廷任命狄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。当时北方人被突厥所驱赶逼迫，突厥撤退后，害怕被杀，往往逃跑躲藏。狄仁杰上疏太后武则天，认为：“朝廷议者皆主张惩罚被契丹、突厥胁迫而从之人，言其行为虽有不同，投敌之心则没有区别。的确，崞山之东近来由于军机调发过重，百姓家业破败，甚至逃亡。再以地方官吏侵夺吞没，因事而起，囚禁杖责，痛切肌肤，事迫情危，不循礼义。愁苦环境，无乐可言，有利则归，暂求生存，此乃君子认为羞辱，而小人以为平常之事。还有，诸城投敌，或待官军，将士求功，皆云攻取所得。臣忧虑奖励攻城官兵是无功滥赏，也恐怕惩罚投敌的官民是无辜被罚。因为各城曾沦入敌手，便认为是坏地方，以至于侮辱妻子，劫掠钱财，兵士诚然知道这是暴行，但当官的也未能加以禁止，敌人退却后，该地受害更甚。况且对敌为招抚，还秋毫无犯，今之归正，即是平民百姓，反被破坏伤害，岂不让人悲痛！人犹如流水，堵塞则为泉，疏导则为河流，或通或塞或随流而下，岂有固定的形态！今负罪之人，必不在家，露宿野外，潜窜山泽，赦之则出，不赦则狂，崞东之盗，就是因此而结伙。臣以为边地战事暂起，不足忧虑，内地不安，才是大事。追究之则众情恐惧，宽恕之则众心自安，诚恳希望陛下特别赦免黄河以北各州百姓，一

律不予追究。”太后命令照此办理。狄仁杰于是安抚百姓，找到被突厥驱赶掠夺者，全部送回原籍；散发粮食以赈贫乏，修缮驿馆以利撤军。恐诸将及使者胡乱要求宴请，乃自食粗糙饭菜，禁止部下侵扰百姓，犯者必斩。黄河以北于是安定下来。

子仪尝奏除州县官一人，不报，僚佐相谓曰：“以令公勋德，奏一属吏而不从，何宰相之不知体！”子仪闻之，谓僚佐曰：“自兵兴以来，方镇武臣多跋扈，凡有所求，朝廷常委曲从之；此无他，乃疑之也。今子仪所奏事，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，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厚之也；诸君可贺矣，又何怪焉！”闻者皆服。

《资治通鉴》第二百二十五卷 唐代宗大历十年（775）。

【说明】 郭子仪曾奏请任命一名州县官员，但没有得到答复，僚属们相互议论曰：“以郭令公之功勋和德行，奏请任命一属吏而不从，宰相竟然这么不知礼！”郭子仪闻知后，对僚属们说：“自从安、史之乱兴兵以来，方镇武臣多飞扬跋扈，凡有所求，朝廷常委曲求全，满足其要求；这样做不为别的，乃是对他们抱有疑虑。今子仪所奏之事，皇上认为行不通而搁置之，是不以武臣相待而亲近信任我；各位应当祝贺，又有何可责怪的呢？”僚属皆叹服。

夫佛以善道化人，苟志于善，斯奉佛矣。彼铜像岂所谓佛邪！且吾闻佛在利人，虽头目犹舍以布施，若朕身可以济民，亦非所惜也。

《资治通鉴》第二百九十二卷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（955）。

【说明】 后周世宗因官府久无铸币，而民间许多人销毁钱币做成器皿及佛像，铜钱愈益减少，敕令设立机构采集铜铸造钱币，除朝廷礼器、兵器及寺庙道观外，其他民间的铜器、佛像，五十天内送交官府，付给等值钱币；隐藏不交者，重量五斤以上判死罪，五斤以下量刑判罪。世宗对待从大臣说：“卿辈勿以毁佛为疑。佛以善道教化人，假如立志行善，这就是信奉佛。那些铜像岂是所谓的佛！况且我听说佛的宗旨在于利人，即使是头目也可以舍弃布施给需要的人，若朕之身可以用来普济百姓，也不值得吝惜啊。”

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，以一人之防虑而求胜亿兆之奸欺，役智弥精，失道弥远。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，虑其怀诈复叛，一举而尽坑之，其于防虞，亦已甚矣。汉高豁达大度，天下之士至者，纳用不疑，其于备虑，可谓疏矣。然而项氏以灭，刘氏以昌，蓄疑之与推诚，其效固不同也。秦皇严肃雄猜，而荆轲奋其阴谋；光武宽容博厚，而马援输其款诚。岂不以虚怀待人，人亦思附；任数御物，物终不亲！情思附则感而悦之，虽寇仇化为心膂矣；意不亲则惧而阻之，虽骨肉结为仇讎矣。

《资治通鉴》第二百三十卷 唐德宗兴元元年（784）。

【说明】 唐德宗问陆贽道：“最近从南山北面来的低级官吏，一般都不是贤良之士。有个叫邢建的人，论说贼军形势，说话最为张狂，察看此人情形，很像在窥探情报。像这类人还有几个，如不予以追查，恐会成就其奸计。卿试思之，如何办好？”